



劉大觀年譜考略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Annalistic
Biography of Liu Dagan

許雋超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許雋超，1969 年生，哈爾濱人。2004 年博士畢業於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自 1996 年起在高校任古代文學專業課教師，現為黑龍江大學文學院教授。已發表學術論文 30 餘篇，著有《黃仲則年譜考略》等。

黑龍江大學2010年博士啟動基金項目



劉大觀年譜考略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Annalistic
Biography of Liu Dagan

許雋超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劉大觀年譜考略/許雋超著.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

(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

ISBN 978-7-02-009803-3

I. ①劉… II. ①許… III. ①劉大觀(1753~1834)—年譜 IV. ①K825.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3)第061833號

責任編輯 李 俊

責任印製 張文芳

出版發行 人民文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內大街166號

郵政編碼 100705

網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銘成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等

字 數 379千字

開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張 24 插頁4

印 數 1—2000

版 次 2013年1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書 號 978-7-02-009803-3

定 價 55.00元

劉大觀年譜考略

來新夏題



來新夏先生題簽

嶺外集

古今體詩二十九首

席邱劉大觀松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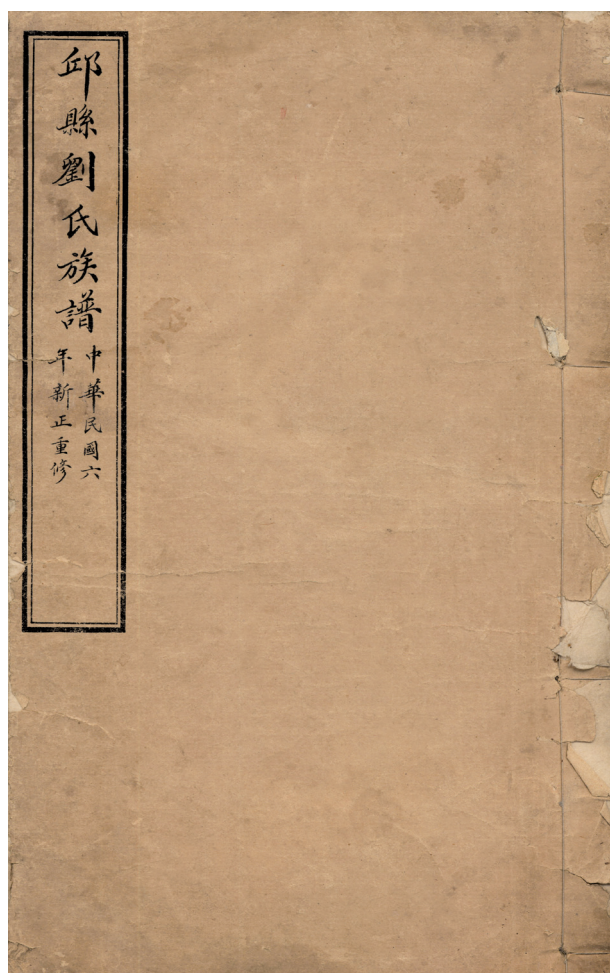
永福縣齋書懷

人言永福惡我道永福美上峙鳳巢山下瀉灘江水山川饒奇勝烟雲滿牕几縣齋靜如邨詩成時自喜况復去年秋穀賤如糠粃今歲春雨足中田已勤耜民無饑饉憂吏免催科捶民吏兩相忘守拙何如此

示弟松溪

鬚髮已如此年來猶聽熒紛華戰胸中夫子何時勝緬懷古君子心地澄如鏡日月有虧盈身世坦然聽或鳴綠綺琴時作青山詠豈以鸞鶴姿而與羣雞競

劉大觀《玉磬山房詩集》書影



民国《邱縣劉氏族譜》書影



劉大觀所用硯



劉大觀手書扇面

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 出版說明

後期資助項目是國家社科基金設立的一類重要項目,旨在鼓勵廣大社科研究者潛心治學,支持基礎研究多出優秀成果。它是經過嚴格評審,從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選立項的。為擴大後期資助項目的影響,更好地推動學術發展,促進成果轉化,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按照“統一設計、統一標識、統一版式、形成系列”的總體要求,組織出版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成果。

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
2012年3月

目 錄

前言	1
凡例	1
世譜	1
年譜	
卷一 讀書應舉	1
卷二 初宰粵西	8
卷三 繼牧寧遠	48
卷四 兵備河東	130
卷五 退居懷慶	197
附錄	
人物小傳	283
徵引書目	330
人名索引	349

前言

劉大觀，字正孚，號松嵐，山東邱縣（今屬河北）人。乾隆四十二年拔貢，四十三年廷試一等，揀發廣西以知縣試用。歷官廣西永福、天保令，奉天開原令、寧遠知州，山西河東兵備道，署山西布政使。嘉慶十五年春，以劾奏前山西巡撫初彭齡而革職，翌年退居河南懷慶府城，後掌覃懷書院十一載。劉大觀生於乾隆十八年（1753）四月初五日，道光十四年（1834）三月二十三日卒於懷慶府城，享年八十二歲。著有《玉磬山房詩集》十三卷，《文集》四卷。

劉大觀早歲讀書應舉，壯齡遊宦四方，暮年掌教書院，符合當時成功士人的標準人生格局。他秉承山左人樸茂正直之性，大力弘揚合於綱常正道的烈女、節婦，有着強烈的儒家道義感。其政治、倫理觀念，與當時官方所提倡的主流思想，是完全吻合的。劉大觀“為人伉爽，敦氣誼，與人交，然諾不欺”，頗具“豪傑之風”（陳用光《送劉松嵐為河東道序》）。晚年自言迺“非和非介，可卷可舒人”（《詩集》卷十三《人日偶成得人字》），對負氣疏劾初彭齡一事深自追悔。當然，較之諸多甲、乙榜出身而仕階止於守、令者，劉大觀的宦途尚屬通達，他對世故人情的理解，自有過人之處。

劉大觀宦游所至，南抵粵西，北至奉天，足跡萬里有奇，所見所感，皆寓之於詩。交遊所及，前輩如錢載、袁枚、梁同書、羅聘，同好如黃鉞、張問陶、阮元、鐵保，後進如舒位、栗毓美、陸繼輅、李棠階等，皆並世聞人。劉大觀的《玉磬山房詩文集》，與乾、嘉、道三朝文學、政事關係頗密。

“宦跡稱循吏，文章亦大家。”（褚逢椿《行素齋詩集》卷六《寄劉觀察大觀》其二）。劉大觀生前“詩名甚重，幾與蒼溟（李攀龍）相埒。”（茹綸常《容齋詩集》卷二十八《寄河東道劉公》）《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言其詩“置之乾嘉作者之間，無愧色也”。評價是相當高的。在《上翁覃溪先生書》（《文集》卷三）中，劉大觀曾自述早年學詩歷程：

歲杪，又得繭紙宋式訓言一通，謂“作詩之法，先就一體，研究到極至處，乃可處處通徹。”仰見先生開示後學之殷意，於受病處下一鍼也。

觀在嶺外，學詩於高密李子喬，其所論，亦復如是。其見觀入手諸詩，慨然曰：“此爲《才調集》所悞，急火之。”又曰：“子之詩，如康崑崙彈琵琶，雜而不純，急於要好。崑崙十年不近樂器，始可教；子之詩，三年不作，始可教。”觀唯唯，謹受命，取平日所作二百餘首，付之祝融一炬。三年後，從新作起，得五、七律數十首，子喬曰：“此非《才調集》中詩矣。顧格律不合，色相不配，一半賢人，一半屠沽兒，猶不可存也。”觀又火之。故嶺外之詩，僅存數十首。

劉大觀二十餘歲時，學詩於同宰粵西的高密詩人李憲喬，後又刊刻李憲喬兄李懷民（名憲噩，號十桐）選評的《中晚唐詩主客圖》，從而成爲高密詩派的中堅。關於高密詩派，嚴迪昌先生在《清詩史》第六章第三節中說：

李懷民的《主客圖》搜集唐代元和以後各家五言律詩，辨體格，溯宗師，奉張籍、賈島爲主，而朱慶餘、李洞以下爲客。對奉張、賈爲主的意旨，劉大觀解釋甚清楚：即是奉張籍爲“清真雅正”主，賈島是“清奇僻苦”主。故該派的實踐是以寒、瘦爲高境，以獨造爲本領，以真摯見情景，以融合見苦辛。要旨在戒熟戒俗，不作平庸語。李石桐有“格韻千載幽”句，這五字集中體現了他們的審美追求。

廣西地處荒徼，清代士人遠宦於此，大多親故睽隔，情懷枯寂，有若貶謫。內心寥落鬱勃之氣，觸之以粵西獨特的山川風物，每有心冷意苦、清瘦幽獨之作。高密詩派能傳衍壯大於廣西，與此當不無關係。劉大觀官粵西之詩，如“家室秋江闊，文章蠻雨悽”（《謁柳侯祠》）；“夜雪空齋寂，寒烟古巷深”（《題處士李五星詩卷》）；“尺書經遠驛，巖瀑濕郵籤”（《得子喬鎮安書》）等，固足與李氏兄弟相頡頏。即暮年所作，如“助愁寒夜雨，隔霧晚年花”（《答友人問近狀》）；“瘦馬途中雪，寒宵手上尊”（卷九《留別玉松先生三首》其一）等，亦皆講求煉字，不事藻繪，清瘦通神，仍具高密詩風。寫詩，貴在能展示自己的面目特色。劉大觀早歲問詩法於李憲喬，由晚唐入手，冥搜奇僻，高格自持，當時詩壇便有“五言長城”之譽（王昶《湖海詩傳》卷三十八）。爲一生的詩歌創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離開粵西煙瘴之地後，劉大觀以丁憂知縣之身，徜徉於江南月地花天，頗得友朋文酒切磋之樂。他雖是嶠崎之人，然非憤世嫉俗、厭與時人周旋者，心態與李氏兄弟自多差異。是時交遊漸廣，眼界日開，所爲詩，於高密派便有離立之勢。逮官奉天時，所作便已非高密派可牢籠，如《詩集》卷三《望海》詩：

到茲生遠愁，碧浪與天浮。一覽更無際，四時惟有秋。滙川成水伯，推轂借陽侯。試問扶桑外，何方是盡頭？

全詩“通體神完氣聚，更能含不盡之意於言外”（張宗泰《魯巖所學集》卷十三《書劉松嵐先生〈留都集〉後》）；雄肆渾成，已脫高密詩派之“窘”境。再如《詩集》卷六《挽洪穉存》詩：

名山踏盡世緣終，奇氣遂教還太空。猿泣毘陵秋夜雨，江吹弔客暮帆風。餘書未刻愁遭蠹，宰樹生枝孰挂弓？大孝於今慰哀思，太夫人在玉虛宮。

迴環激蕩，難以句摘。至如晚年《題蘭臯中丞〈生壙圖〉》、《巢松督學重修邳縣二蘇祠墓甚盛舉也爲詩以詠歎之》諸詩，大聲鏗鞳，議論風生，足與當時名家抗手。

翁方綱嘉慶十五年序劉大觀《嶺外集》時，稱其詩“天機清妙，寄託深遠，初不泥李氏兄弟之說，即於申轅故里，亦不專主滄溟之格調，抑且不專執漁洋之三昧也。松嵐與予往復商略斯事，迨今又十餘年矣。而其氣骨日益高，其取法亦日益上”。劉大觀詩風近唐音，但最推服之詩人，卻并非李懷民、李憲喬兄弟。“一生低首何仲默，近人深服黃仲則。”（法式善《存素堂詩二集》卷四《題交遊尺牘後》之二十八《劉松嵐觀察》詩）何景明詩法漢魏、初唐，講求宏偉、超曠；黃景仁詩糅雜唐、宋，風格清雄悲放。翁方綱所云“取法亦日益上”，應即指此。故《國朝山左詩彙鈔後集》言其詩“於清刻峻削之中，時露凌厲雄直之氣。雖生平服膺李氏少鶴，而實能自開生面，獨樹一幟”。評價是頗中肯的。劉大觀的散文，氣韻淋漓，曲盡人情，耐人尋味。

劉大觀晚年退居懷慶時，仍以李懷民《中晚唐詩主客圖》指授諸從遊者。顯然，這是將其看作學詩的入門之徑，而非詩學的最高境界。有如初練武者須扎馬步，舊力褪去後，新力方生。弟子范桂園言劉大觀“授以《主客圖》，五字標清格。迨其脚跟立，始授以元訣”（《見山堂詩草》之《上松嵐夫子》詩）。對於初學詩者來說，能矯俗去熟，且有章法可尋，是最重要的。

劉大觀乾隆五十九年夏離開蘇州，北上京師補官時，其詩集即稱《玉磬山房詩集》。嘉慶初官寧遠知州，復於州城東築玉磬山房，以爲讀書、會客之所。明代文徵明和清初宋實穎皆蘇州著名文人，皆有玉磬山房，宋實穎且以之名集。作爲一個北方人，劉大觀亦以“玉磬山房”名集，或可看作是對江南山水、人文的留戀與嚮往。玉磬指石製樂器，也指佛寺中招集僧衆的法器，含有釋教氣息。劉大觀浪遊江浙期間，與名衲頗多往還，他也有意識使